



春天的底色

■ 安徽合肥 许长勋

每到春天，总有一种回老家的冲动在心里泛起阵阵涟漪。我的家乡——山口古街，坐落在庐州第一名山——紫蓬山脚下，这里山清水秀，古色古香。到了春天，翠环绿绕掩映着青砖黛瓦，星星点点的野花浅笑轻吟，三三两两的游人高光快闪，点染成一幅绝美的水墨画。如果赶巧，碰上一场春雨，风吹杨柳，丝丝缕缕飘入画，雨打芭蕉，点点滴滴落心头，你便带回了诗和远方。

今年因为疫情，直到4月12日我才回到了家乡，到家的时候是上午9点，往日的这个点正是古街欢腾喧闹的时刻，可是今天，古街像是错乱了生物钟，寂静无声，人迹寥寥。我踏着磨光的青石板，踽踽独行，看到几颗嵌在路牙的鹅卵石，我停下了脚步，蹲下来挨个地一遍遍抚摸着，像是在抚摸我的童年，岁月磨平了它的棱角，改变了它的生存方式，却始终没能改变它那颗坚韧而光亮的心灵。起身漫步空荡荡的古街，看着两边修葺一新的青砖黛瓦、飞檐翘角，突然想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，“当诗和音乐都缄默的时候，还有建筑在说话。”此时此刻我陷入了沉思，它在对我说什么呢？我凝视着它，终于从它那历经风吹雨打、电光火石依然挺直的脊梁和高昂的头颅中找到了答案：是铜墙铁壁的坚守，是心存希望的等待。

走出古街，漫步在紫蓬山环山公路上。去年，山口古村申报中国首个“圩堡古集文化旅游村”获得成功，重修了这条环山公路，现在的这条路路基坚实、路面宽阔，成为家乡乡村振兴的快车道。路边的植被绿意葱茏，花团锦簇。来到一片桃树林，桃之夭

天，灼灼其华。不由得联想起崔护和陆游，但我的心中断没有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的哀婉，也没有“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”的惆怅，有的只是花开盛世、欣慰之至的感叹。神思之时，跑来了一个小女孩，脸上戴着粉红色的小口罩，小脸蛋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。“爷爷，你怎么把口罩拉下来了”一句话让我无语，刚才抽了支烟，拉下了口罩，我赶紧戴好。“小朋友，现在的疫情你怕不怕？”小女孩扬起头，“不怕，我出来玩都戴好口罩，卫生站的吴阿姨都给我做了两次（核酸检测），爸爸说只要听话，勤洗手、戴口罩、不乱跑就没事。妈妈说有好多叔叔阿姨在跟病毒打仗，我们很快就会胜利的，等到了端午节，妈妈就带我到姥姥家吃杏子了。”我只问了一句，小女孩就一口气说了一大通。也许她还不知当下疫情形势的严峻，小脑袋里还没有“坚守”和“希望”的概念，但她的话语和行为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坚守这份沉甸甸的责任，为我们，为孩子们，也让我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希望。

离开了小女孩，走在熟悉的田间小路上，因为旅游开发，这里作了新的规划和布局。一边是花草果林，梨花舞白雪，桃花飞红云；一边是绿油油的庄稼，麦苗脆生生地拔节，油菜扑棱棱地饱浆。我在这流动的色彩中看到了秋果的绚烂；我在这生动的声音里听到了丰收的旋律。春天，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美好的，人们歌唱春天，因为她在寒冬中孕育，在严寒中坚守；人们赞美春天，因为她给人间带来了新生的希望。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色彩去描绘春天，希望，永远都是春天最美的底色！



悠悠红薯情

■ 湖北京山 李甫辉

乡下的老屋邻近公路，去年因扩建公路拆除了，剩下来老屋的部分屋基、禾场、菜地空闲着。妈妈对我说，地空着太可惜，你在镇上上班，离家近，就抽点时间到那里种点东西补贴家用吧。我欣然答应了。今年春天，我利用周末到老家菜地翻挖起垅，又择一个雨后土湿的日子去全栽上了红薯藤苗。几天后去看，那些薯苗儿竟一苑苑都开叶沁绿，全活了，想到秋后一个个大红薯连缀着挖出来，我心里油然而生一阵欢喜。

对于红薯，我是打小就喜欢的。小时候在农村，家里劳力少孩子多，每年粮食总不够吃，爸爸妈妈就在老家湾子附近的山坡上、堰埂中、水库边，开好多荒地，开春栽上红薯，秋收后补贴当粮。还记得我在七八岁时，有一个雨天，妈妈从外面抱好几捆红薯藤回来，全家人一起剪藤苗。妈妈一边剪，一边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剪、如何栽。她说，择剪的藤段不可太老也不能太嫩，手指甲可刮动的最好。插栽要浅埋斜插，这样才便于红薯生长时膨大，收获时也好挖出。

孩提时代，在家乡的野外，到处种着大片的红薯。那些红薯牵藤后，满目葱茏，欣荣盎然，景色很是怡人。我们上小学的路经过六组蔬菜组，每年夏天，蔬菜组土屋周围几乎全栽红薯，那大块大块土质疏松的坡地里，一条条打理得光整的地垅纵贯排列，一苑苑红薯叶茂藤长，将垅沟全覆盖了，整田地交互缠绕竞长，铺成一片片肥厚浓绿的大地毯，那景象，实在太壮观了。

那时我们也爱吃红薯。每年夏秋之交，我家菜园夏茬菜倒园后，秋菜又还没起来，往往就缺菜吃，祖母和妈妈就在那些还没成熟的红薯上想办法。她们把薯藤的叶柄捋来一大把，去叶刮皮，就可炒成一盘咬着脆响声音的好菜了，或者将嫩尖儿掐来炒，有时就干脆将还没长大的红薯挖几个起来，洗净了，切成薄薄的红薯片儿焖汤炒了做菜。秋天，红薯收挖后更是每天每餐离不开它了。将红薯切成大块蒸着吃，切成小丁丁块放米里煮粥搭饭吃。飘雪的冬天，放灶膛里或火盆里烤着吃，那烤熟的红薯，用火钳夹出稍冷却，再手指隔了废报纸拿捏在手上，掰开炭头乌黑的皮，里面便露出焦黄透亮的肉，香气扑鼻，咬一口，粉甜面爽，互芬齿颊。红薯生吃味道也是不错的，一次我曾吃过那窖好的生红薯，又脆又甜，很有些新收板栗的味儿。

20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家乡分田到户，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，红薯往往都是用来喂猪，很少用它作主食吃了，但我家却还保留着种红薯的习惯。有一年，父亲看到屋旁的一片荆棘地荒着可惜，硬是下大气力开出来作了我家新红薯地。每年秋天收挖，一扒开根苑，膨大的薯块往往将垅土都撑得裂开缝了，清晰可见里面红皮的薯身，令人满心欢悦，挖出的红薯小山般地堆放在屋角落，凸肚头尾相向，很是意趣。

前些年，父亲去世，母亲搬到县城同哥嫂们一起住，世居多年老屋空寂了，去年又拆掉。然而在离老屋不远的镇上工作的我却保留了种红薯的习惯。每年，我都要在我镇上居室附近的菜地里种上两厢红薯，收挖后除自己吃，也给县城的哥嫂们送一些，他们都非常欢迎。一次我在网上浏览时获知，很多营养学家都认为红薯是最绿色抗癌的食品，看来我的爱种红薯吃红薯习惯是保留对了。

朴实厚道的红薯，见证了我的家庭几十年变迁，伴度了人生太多的乐趣，将永为我所钟爱。

浸润脉脉书香 徜徉日月绵长 ——亲子共读感想

■ 安徽合肥 刘冬梅

有了妈妈职业（一名新闻出版人）的因缘，嘉桐宝贝从妈妈肚子里钻出来后便入住一个名叫“书香苑”的小区，和“书香”一词产生了天然的渊源。一两个月大时，在书房，嘉桐宝贝就用一双洞察世界大千奥妙的眼神，好奇地打量着妈妈整理书籍；伴随着咿呀学语，时不时地把书当成玩具……如今，6岁多的嘉桐宝贝，掌握了简单的字词，亲子共读时，可以拼拼凑凑开启“独立”阅读。

回望6年多的亲子共读史，一个个自带光芒的书香瞬间，翩然芬芳而来。亲子共读，带来小朋友“盲目”的乐观和自信。3岁时阅读游戏绘本，嘉桐宝贝因为开动了小脑筋，就感觉自己是真正掌控了天下的“小王子”，找不同，走迷宫，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功，就会对自己竖上大拇指，说“啊哈，我就是天才”“妈妈，你说，我是不是个天才啊”……

亲子共读，让大人拥有捕获到孩子知识成长“蛛丝马迹”的欣喜。不知何时，嘉桐宝贝积累了可以融会贯通的知识嫁接技能，萌发的联想思维令人欣喜。刚满6岁时，有一天，《少儿小百科·捕食者对峙》一书，读到“对速度的需求”一单元的标题时，嘉桐宝贝看着图片，很快说出“利用速度优势来捕获猎物”的四种动物的精确名称，分别为：螳螂虾、旗鱼、游隼、变色龙，还说出了它们捕食的不同特性，实在出乎意料，可能是在其他的科普类图书中看到过相关内容。



亲子共读，带来大人和孩子甜蜜美妙的相伴时空。亲子共读的时空，大人和孩子像奔赴在一个只有书香弥漫的独立王国，美妙甜蜜。尤其是，睡前阅读时，亲子共读更像是一种心灵上的温柔抚慰，读到“阿奇，抱抱”那一页，嘉桐宝贝一定要和妈妈来个大大的拥抱；读到“小翼龙长大了要独自飞行”时，嘉桐宝贝必然要撒个娇说，“我就是长大了，也不想和爸爸妈妈分开”……

这些年，无论是在家门口的天鹅湖公园湖畔，在皖南的徽州古城，还是在北京喧闹的王府井大街，江南水乡苏州的小巷，循着书香，嘉桐宝贝和家人总会到访一处可以观摩赏悦的地方，漫步于一家家图书馆、书店、书房，和赴玩具店、美食店“逛吃、逛吃”一样寻常。

英国诗人弥尔顿曾说：“书是伟大心灵的富贵血脉。”阅读为人类开启的是一扇浩瀚的人文时光之门。通过亲子共读，嘉桐宝贝和家人，把读书当成生活日常，在浸润脉脉书香中，徜徉日月绵长。